

SUIYUE SHOU CANG

沈月英 孙永兴◎著

岁月收藏

一位乡村收藏家的人生印迹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Soochow University Press

江南农耕的缩影
温故知新的课堂

SUIYUE SHOU CANG

沈月英 孙永兴◎著

岁月收藏

一位乡村收藏家的人生印迹

苏州大学出版社
Soochow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收藏:一位乡村收藏家的人生印迹/沈月英,
孙永兴著. —苏州:苏州大学出版社,2019.1
ISBN 978-7-5672-2678-4

I. ①岁… II. ①沈… ②孙… III. ①民间艺术—收
藏—介绍—中国 IV. ①G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4967 号

书 名: 岁月收藏:一位乡村收藏家的人生印迹

著 者: 沈月英 孙永兴

责任编辑: 刘 海

装帧设计: 吴 钰

出版发行: 苏州大学出版社(Soochow University Press)

出 品 人: 盛惠良

社 址: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: 215006

印 装: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网 址: www.sudapress.com QQ: 64826224

邮 箱: liuwang@suda.edu.cn sdcbs@suda.edu.cn

邮购热线: 0512-67480030

销售热线: 0512-67481020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3.25 字数: 231 千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72-2678-4

定 价: 68.0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服务热线:0512-67481020

Preface 序

什么叫收藏家？收藏金银玉石、古旧瓷器、名人书画等物品的人，称得上收藏家。可有谁见过收藏坛坛罐罐、破椅烂凳、过时农具的人成了收藏家？

意外的是，有位阿姨专门收藏坛坛罐罐、破椅烂凳、过时农具，而且乐此不疲。别以为她这样做是因为有了年纪，敝帚自珍。她收藏这些宝贝，不但收藏出了名气，而且收藏出了文化，收藏出了事业，使人吃惊不小。

收藏家通常转悠在古玩市场，进出于书香门第、艺术世家，寻访、捡漏、交易，谈笑有大款，往来无贫民。阿姨却转悠在即将拆迁的居住区，跟拆迁户磨嘴皮子，从平民中来，到平民中去。一来二往，人家看到的，不是一个从政府机关退下来的领导，也不是广场上翩翩起舞的靓妇，而是收破烂队伍中的一根嚼不烂、炒不爆、捶不扁的“老牛筋”。

拆迁区来来往往的是收破烂的人。老人恋物，用过的东西难以割舍。拆迁了，得先处理这些东西。收破烂的人拉了一车又一车。阿姨专捡有特色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收。从这辆车上拉下一把长勺，从那家人家选上一只筲箕，人家以为她在打秋风，难免产生误会。

精明的人是能够从拆迁场地淘到宝贝的。我的朋友宗师傅，虞城赭石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。他到常熟六沿河拆迁场地一转悠，捡到一块石头，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就走了，人家以为他带回去是用来压腌菜缸的。他见到我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说捡到宝贝了，是块澄泥石，我国名砚石之一。澄泥石原产苏州城西的灵岩山脚下，民国初年就被采光了。此石可能是清代末年有人买下，没琢成砚，久而久之，后人不懂，弃置一旁。宗师傅拿回家，将它琢成四方砚台，雕上花鸟亭台、蝇足铭文，成了砚界一宝。

阿姨没有这种专业眼光，但她熟悉生活，她心中在酝酿写一篇锦绣文

章。她要再现江南农村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原生态的农耕生活，她要建造民俗馆，把当年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收藏齐全了进行展出，再现当年景象，让人走进馆体验当年的生活，与当下突飞猛进的现实对比，从而揭示时代意义。实现这个创意是一项浩大工程，比宗师傅捡一两块石头要困难得多，琐碎得多，也有意义得多。

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。阿姨集 30 多年收藏建成的江南农家民俗馆终于在常熟市蒋巷村开馆了。展馆建筑面积达 3000 平方米，外加 500 多平方米的老街。馆中蜡像人物栩栩如生，男耕女织，匠作百工；农家小院里，锅瓢小灶，提桶水缸；门外，生铁补镬子，棒槌弹棉花；铜匠担子老皮匠，箍桶篮筐豆腐坊。新房里，飞来床架挂发禄，麻纱蚊帐相思钩，床后米窠稻柴做，床前桦木马鞍台。场地上，鸭下河，鸡上树，老婆婆簸扬新谷米。捕鱼捉蟹的鱼簏、撩海……各种网具，一应俱全。蒋巷村是国家级农村现代化建设示范村，江南水乡的旅游热点，民俗馆成了蒋巷村景观的一大亮点，来此参观游览的人川流不息。仅 2017 年 5 月的某一天，大客车就来了 180 辆，游客近万名。

阿姨变腐朽为神奇，成就了事业，她被吸收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。欣赏民俗馆的人，触发了怀旧情结，特别是当年的下乡知青，一物一故事，一事一段情，见物思旧情，当年的生活重现眼前，他们激动不已。许多人不远千里来拍照绘图，准备回去仿制。阿姨的锦绣文章越写越长，她开设了一系列民俗场馆——古砖雕石馆、锡壶艺术馆、古门窗馆，为的是让参观者全方位了解昔日江南。

阿姨说，即使在收藏领域，也需要创新思维。她的成功之路，是创新实践之路。

阿姨名叫沈月英。她勤奋、真诚而朴实，这是典型的江南农民性格。她的经历涵盖了共和国成立之后急剧变化的江南农村的大事件，本书即是她以往经历的回顾，一幅幅生动的画面，再现了当年生活的沉重和当今业绩的辉煌。

本书的第一道风景线是江南风情，分三个镜头：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原生态的江南风情；六七十年代农村改天换地的苦干激情；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的小康之情。本书好像也是一家民俗文物馆，从坛坛罐罐到生活起居，再到江南农民的谋生道路，真实地再现了这半个世纪的历史，展示了这一

历史阶段乡村中的人物群像。

本书的第二道风景线是共和国提供了一位普通农民的上升通道。主人公从一位普通农民成长为大队的条线干部，被提拔为公社干部，连续四届当选为乡镇领导，主管一乡农业生产，进而担任常熟市妇联副主席（主任科员），退休后居然又成了一名为人瞩目的民俗文物收藏家。她一路埋头苦干，一路沐浴雨露阳光，任劳任怨，奋发向上，不间断地发挥自己的光和热。一滴水反映太阳，她的身上，体现了翻身农民爆发出来的建设能量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

本书的第三道风景线是江南农民勤奋刻苦的创业精神。他们从种田的第一天起，手不空闲，脚不停步，劳累到老。每个农民往往掌握多项技艺，既会务农，又能副业，男耕女织，六畜兴旺。改革开放后，社队办企业形成的“苏南模式”，就是建立在他们多才多艺、实干硬干精神基础上的。

摩挲这本书稿，我百感交集。我也生长在农村，头戴着菜花、稻花长大。我也曾从事田间劳动，与沈阿姨有许多共通之处。她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，不断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可喜可贺。我直到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才考入高校，毕业后在乡村中学任教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专教圣贤书。今天，阅读沈月英的精彩人生，流逝的岁月一一在眼前苏醒，令人心头一热，深感鼓舞，能不浮想联翩？

孙永兴

2018年6月

Contents

第一章 童年记趣事 / 1

1. 人生起点 / 1
2. 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 / 3
3. 我和奎生哥 / 20
4. 妹妹和弟弟 / 41
5. 短暂的学校生活 / 50
6. 迎战困难年 / 54
7. 砟田埂脚 / 59
8. 上海割草去 / 65

第二章 青春扬激情 / 76

1. 家乡河白茆塘 / 76
2. 社员挑河泥 / 79
3. 宣传队 / 86
4. 郎舅参军 / 89
5. 路线教育 / 94
6. 大寨评工 / 100
7. 花好月圆 / 105

第三章 成年记事业 / 110

1. 支塘新居民 / 111

2. 严家的媳妇沈家的因 / 117
3. 亲人离世 / 123
4. 主管支塘农业 / 125
5. 林牧副渔 / 135
6. 计划生育 / 145
7. 商海大潮一勺水 / 149
8. 痛失双亲 / 159
9. 工作在常熟市妇联 / 162

第四章 夕阳争贡献 / 170

1. 收中乾坤大，藏里日月长 / 170
2. 收藏资金何处来 / 173
3. 踏破铁鞋苦搜寻 / 177
4. 蒋巷村江南农家民俗馆 / 183
5. 场馆系列 / 191
6. 与岁月共舞 / 194

后记 / 200

第一章

童年记趣事

1. 人生起点

就在 20 世纪 40 年代即将过去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成立了！东方巨龙，重振雄风，惊雷震响，举世瞩目。

半年之后，江南白茆塘畔的一户沈姓人家添丁增口。一轮圆月下，破草房里亮着一盏煤油灯，一个女孩呱呱落地。

接生婆婆如是说

夜深人静，一缕月光从巴掌大的天窗漏了进来，照在我这个初生娃娃的圆脸上。接生婆婆后来对我说：“月英啊，这就叫‘秧好稻好，娘好囡好’，你娘灵绽（灵绽：吴语，聪明、灵巧），养的细娘（细娘：吴语，姑娘）也有模有样。你初出娘胎，长的那个眉眼啊，那个活灵，我一边兜蜡烛包，一边把你亲了个够。那是清明节过后没几天，杏花梨花开得热热闹闹，到处是‘嗡嗡’乱飞的蜜蜂。我对你爹妈说，‘这不是百花仙子送来的一朵花吗？亲公亲婆，阿爹阿娘，等着享福吧。’你爹你妈好像不当一回事，这叫‘有眼不识金镶玉’。不用看别的，看你一双胖嘟嘟的小手，手指长长的，尖尖的，庄稼人抓粪掰烂泥哪用得着这样的手，明明是一双坐账台拨算盘珠的手嘛。”

婆婆能说会道，她老伴却是个死田角落里的土佬儿，说话像弄堂里拔

木头——直来直去，他见婆婆夸我，便哼一下鼻子：“什么仙子神道的！生在丰年吃好粮，生在荒年饿断肠。她出生在荒三春苦七月，这叫落地时辰，注定她一辈子有得折腾。”

我出生那一天是农历二月廿一，清明节后的第三天。俗话说：“三月清明麦不秀（秀：吴语，指稻麦抽穗），二月清明麦秀齐。”房前屋后的麦地和往年一样，麦苗碧绿。油菜花一片一片金灿灿、黄澄澄，耀人眼目，饱含着庄稼人的希望。

早春的景色虽好看，但是“荒三春，苦七月”，这时大熟粮食快吃完，小熟粮食还未成熟，是农民最难熬的日子。大家都勒紧裤带在田间劳作，根本无心欣赏春色，只盼望夏熟作物快点登场。我在这时出来闯荡世界，世界将赋予我什么使命呢？

我这个刚出娘胎的婴儿是谁？我将步入怎样的人生？其实谁都不知道。谁都不可能知道新中国会给一个普通农民在政治上、生活上提供多少上升的机会，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农村小姑娘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顺，还是不顺；远，还是不远。

接生婆婆不知道，胡子伯伯也不知道，我的爹娘更不知道。

我家房子大转身

我爹妈不为接生婆婆的美言所动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定力和见识，这里面另有原因。我爸妈只知道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儿子最重要，传宗接代，交班接力，没有儿子万万不能。家里已经有了大儿子奎生，至于女儿，那是锦上添花，有这朵花可以，没有这朵花也可以。接生婆婆说我爹妈有眼不识金镶玉，这跟爹妈的见识有关。

其间还有深层次的原因。我亲公是沈家的上门女婿（太爷爷一代没有儿子），亲公领养了一个五岁女娃，就是我妈，她又招了个上门女婿。两代上门女婿，大家族中我家好像比人家短了点什么。家族宅基地，我家得到的就非常怪异——只是村子中间南北窄长的一条屋基，我家朝西造了三间土墙草顶小屋。人家的房子坐北朝南，冬天晒太阳，夏天乘风凉。我家的是朝西屋，俗话说：“有因不嫁朝西屋，六月里西晒太阳熏得像蒸笼，寒冬腊月西北风吹得像刀割。”之所以能招上一名上门女婿，是因为这女婿家穷得揭不开锅，才愿意到我家来支撑门户。

三间朝西小草屋，能巴望以后子女成龙成凤、光宗耀祖？我爸妈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奢望，他们也不敢有这种奢望，他们想的不过是“中年有子万事足”，“不图孩子厝金尿银，只图孩儿见景生情”。

新中国，我家的第一个奇迹出现了，三间朝西草房来了个大转身。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，农民渐渐淡化了对土地的强烈占有欲望，过去的寸土寸金意识，过去的“宁愿老婆给人困，不愿田地让人种”的小农思想，让位于农村合作化，生产资料集体化、公有化，我家的房子也就有了转身的机会。

那是个少见的忙乱而欢快的场面。我的父母、亲公亲婆叫了几个匠人帮手，先把屋里的台凳桌椅、床铺橱柜、被褥碗筷搬到外面场地上，再把屋顶的稻草扒下来，敲去四面的墙壁，连灶台也扒了。竹作匠人进屋，把四排列柱用竹竿捆扎固定起来。这时，村上的干部正在开会，一声呼唤，一二十个壮汉来了，每人抱一根柱子，“一、二、三！”一声令下，就把屋架掇了起来，再“一、二、三”齐步走，屋架就转了个身，原来的朝西屋变成了朝南屋，通风透光，门口望出去，一马平川，我家大小一家子的心也舒畅亮堂起来。我妈借来行灶，烧水端茶，忙里忙外，左邻右舍的阿婆阿娘来拣菜烧饭，泥瓦匠再砌上墙，用稻草盖上屋顶，砌上灶台，搬进家具，旧房就变成了新屋。新社会，新房子，新心情，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这里起步，我们隐隐感觉到，我家的前程无比广阔。

2. 祖父祖母、父亲母亲

祖父、祖母，我们叫“亲公”“亲婆”；外祖父、外祖母，我们叫“外公”“外婆”。祖辈和孙辈，俗话说“隔代亲”，“舐犊之情”，比父女、母子的亲情更加如胶似漆，隔代的传承更加入肌入骨。

亲公孵茶馆

每天鸡叫头遍，启明星还有一丈高，亲公就起床了。先是一阵咳嗽，接着摸摸索索，穿鞋点灯，坐在床沿上，煤油灯上点燃纸煤头，吸上一管水烟。“骨碌碌碌”吸罢，又是一阵咳嗽，“扑扑扑”吹灭纸煤头，把它插

在水烟管的侧洞里。有时，天色尚早，灶上热一点剩饭，吃罢早点，背了褡裢，摸黑出门上市。时间如果不早了，就空着肚子直接出门。亲婆照例不满地送上一句：“无利不起早，你上街拾铜钿去？”

亲公名叫沈根仁，他“嘿嘿”笑两声，并不回嘴，出门走了。亲婆翻了个身，自睡她的觉去。

早起上市，是江南农民的生活习惯，镇上孵孵茶馆，听听山海经，交流一下农时农事。家里有农副产品的，挑到街上，摆在茶馆门口出售，换几个现钱。亲婆说“街上拾铜钿”，指的就是这个。亲公见多识广，有满肚子故事，“上街拾铜钿”的典故，他给我们讲过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故事蕴含了农民的美德，惩恶扬善，体现了千百年来农民的价值观，亲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眉飞色舞，好像他也拾到了五张银票。亲婆经常唠叨“去街上拾铜钿去吧”，我想，她对这个故事一定也很熟悉。

亲公早早去支塘镇上喝茶，一路鸡啼声声，月色朦胧，人影憧憧。田间小道，把村村户户连成一个巨大的网络，三三两两的庄稼汉，沿着网络的经纬线向中心镇支塘走去，就像周身的血液顺着血管流向心脏。江南的好些乡镇被人冠名为“贼偷某某镇”，其实，并不是镇上遭到贼偷了，而是这里的农民上市早，天不亮，街市上人头攒动，黑暗中频繁交易，就像贼偷一样。

江南小镇茶馆多，百十米长的街道也有三四家茶馆。那时候，一个庄稼汉不上茶馆，不与人交流，被看作上不了台盘。两个人争论起来，会说：“你也要到茶馆台上坐坐的，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”上茶馆，显示了一种身份，一种能力；上茶馆的人是懂道理、讲道理的。村里解决不了的纠纷，拿到茶馆内叫大家评说，这叫“吃讲茶”。四方台子八方理，众人的评断，当事人不得不服。

亲公中等身材，面容清癯，长年穿一件铁灰长衫，斜襟上蚕头纽扣排列有序。出门肩上背个褡裢。他回来，我总要爬到他怀里，手伸进褡裢，在口袋里抠东摸西，总有收获。亲公看上去温文尔雅，像个乡间绅士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穿长衫。他是个木匠，在家还要干农活，按理说，干体力活的人穿短衣才出手利索。穿长衫的人一般是教书先生、说书先生，或者走江湖的测字算命先生。他们识文断字，跟扛大锯、挥斧子的木匠没有一点关系。乡下穿长衫的人不多，乡下人也看不起穿长衫的人，会在后面

指指戳戳说坏话：“长衫马墩只，活像偷鸡贼。”意思是穿长衫的人偷上一只鸡，裹在长衫里，人家也看不出。后来我琢磨：亲公识文断字，他要顽强表示自己的文化素养，用穿长衫来显示他的文化知识。

支塘街上茶馆多，老茶客通常是挑一家茶馆喝茶，从一而终，不去其他茶馆凑热闹。茶馆里有自己专用的茶壶、茶碗，专坐的座位。上茶馆不像去店里买东西，这家进、那家出，货比三家，像走马灯似的。亲公是支塘街上绿云泉茶馆的常客，固定座位，每天必到。他每天到这里来，正如亲婆所说，是来街上“拾铜钿”的，即找活干，“赚钱谋生”。

匠人必须早晨到茶馆，这叫“撑市面”。匠人之间谁有了雇主，缺人手，到茶馆里就好叫上同行，组成帮次，一同干活；农户人家要找匠人，就到茶馆里去找人。亲公识文断字，他出身木匠世家，他的木工技艺虽然比不上祖上几辈，但门面还在，能够揽上活，有时还能做个作头师傅。他穿长衫，大概也有显示这种鹤立鸡群的身份的意思。

亲公老了，“年轻木匠老郎中”，木匠是重体力活，亲公没有年轻人的体力，但他有老到的经验、周密的计算、巧妙的设计，这些足以弥补他体力的不足，而穿上长衫则可以强调他这方面的才能。

这是我胡乱猜测好公穿长衫的原因，至于到底为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我们面对长辈的一些习惯和爱好，也只能猜测，没有他们的经历，很难有确切的解释。

江南木匠，行当繁多，各有专攻。大木造房、小木家具、春作农具、圆作盆桶、红木匠硬木家具、船匠造船修船、橹匠制作船橹、解匠锯解板材、白木雕花、红木雕花，还有木模工、纺织机械维修工，各行其是，各有门槛。俗话说“隔行如隔山”，你造房不可能去请个箍桶匠。只有经过专业匠人的手，制作的物品才美观实用。各种木工，各种部件，都有相匹配的木材，这叫“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”，亲公在这方面是别具慧眼的。

孵茶馆孵到日上三竿，便有人来叫好公做生活。当然也有无人问津的日子，这时他就拍拍屁股走人——从凳子上拿起褡裢背在肩上走出店堂。这有个讲究，这里乡间农民上市都要提只篮子，俗话说“上街不带篮，赛个（吴语，就像）活讨饭”。我估计这句话是家里老婆孩子造出来的：你一家之主上街，家里人都盼着你带点吃的用的回来，两手空空而去，两手空空而回，算什么名堂？我亲公不带篮子，就背个褡裢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
亲公走出茶馆，常有附近的农民凑过来，硬拉死扯，请他到面馆吃上一碗阳春面。常熟的面馆是天下一绝，做出的面条“此味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有几回尝”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向往到街上吃一碗面。亲公第一次带我上面馆吃面时，我的个头还只有桌子般高，面馆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。一筷子面条入口，一股鲜味沁人心脾，鲜而不杂，油而不腻，吃罢面条，那汤汤水水我也舍不得留下，喝个碗底朝天。

现在来常熟打工的人很多，我曾对两位来自北方的外来务工人员说：“你们北方人爱吃面条，我们常熟面馆的面条味道好，你们去尝个鲜吧？”想不到他们说：“我们不爱吃这种面条。北方人爱吃面条，爱的是那种原汁原味的面粉味。这里的汤面加了好些佐料，失去了面粉味，成了另外一种食物了。”看来“一方蚯蚓吃一方泥”，各自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很难改变。

话还是回到我亲公身上。

有人拉亲公吃面条，那是有事情求他。一般是手头拮据，想卖掉家里一两棵树，叫亲公去估一下价，看看能派什么用场，能值多少价钱，能否找到理想的买家。亲公吃罢面条，抹抹嘴，跟着就走。来到树前，他用虎口量一下树的圆周，估算一下材积；看一下树根，如果河岸边的树，有粗大的主根弯向河堤，这根可做木船的船梁，可以去联系船匠；看一下树冠，如果是虬枝，看看枝条的弯曲度是否能做犁弓、牛轭木，可以联系春作。亲公对树一一做出评估，并介绍需要的买家。

亲公上市回来，褡裢里的好东西不少。我们兄弟姐妹等在村口，急不可耐地要吃。邻居家的孩子也远远站着，眼睛盯着，艳羡不已。亲公拿出油条粢饭糕、橄榄花生米……按需分配给孙子孙女，邻家孩子也分上一点，他说：“好东西要大家分享，这叫‘十人吃了十人香，一人吃了烂肚肠’。”亲公的大方，得到邻里的称许：“到底是百家师傅，手面跟旁人不一样。”

我是亲婆后面的跟屁虫

我们称呼“祖母”为“好亲婆”，简单一点称“亲婆”。亲公是上门女婿，我的母亲又是养女，亲婆便是沈氏家族的正宗嫡传，我们家的主心骨，当家掌权的财务主管。

她的大名叫沈南宝，大家叫她沈阿南。亲婆身材高挑，体格健壮，是

位大个子老婆婆。身大力不亏，她干活利索，手脚勤快，一天到晚风风火火，忙罢队里忙家里，种菜割草纺棉花，转身如牵钻，来去一阵风。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位死田角落里的老婆婆，竟然也识文断字，家里得到只书片纸，她从头看到底，嘴里喃喃有声，眼里熠熠放光。老年妇女聚在一起唠家常，数她知道得多，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她唱主角。

每天鸡叫，亲公第一个起身，“嗞嗞”吸罢烟，一阵咳嗽，便开门出去上街。我睡在亲婆的脚跟边，感觉她连翻几个身，睡不安稳。她披衣起床，看我一眼，把我身边的被子掖好煞好。然后她刷牙洗脸，从竹枝扎钩上拿下筲箕，草窠里畚上米，到屋后的水栈上去淘洗。不一会儿，听得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然后是灶上舀水声，门外柴庐上拔柴草的声音。之后，她坐在灶后，折起草把，生火熬粥。

等一家子起床，盥洗舒齐，灶搁沿上一碗碗的稠粥已经凉在那里了。而亲婆却不见了人影，她去侍弄菜地了。我家的菜地要供全家一年四季的下饭菜蔬，马虎不得。

我知道亲婆的行踪，喝罢粥，筷子一丢便往菜地跑。亲婆早晨到菜地，不是拔草松土，就是翻地整畦，准备晚上播种或移栽。亲婆拔草，我也拔草，亲婆翻地，我在旁捉蚯蚓，回去喂鸭子。亲婆种豆，她在前头用镰刀在地上砍出一道道口子，我在后头往口子里放两三粒豆种，然后一脚把口子踩平。

亲婆侍弄的菜地，垄成垄，行成行，横竖平直，像棋盘似的。边沿点上毛豆、豇豆、赤豆、绿豆，中间畦垄，各色蔬菜搭配，保证一年四季都有吃的。一畦韭菜是不变的当家品种，韭菜的再生能力强，春、秋两季割了一茬又一茬，生生不息，但要勤锄草，多施肥，它才长得粗壮，不会焦梢。到了夏季，韭菜焦叶休眠，这时，即使它不焦叶，也不好吃。俗话说“六月韭，臭死牛”。

春天，最早种的是洋芋茛，即土豆。春和景明，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万物苏醒，百草回芽，隔年留种的洋芋茛长出了粗壮的新芽。亲婆把菜地畦垄翻整好，再横向垒出一道道小沟，在小沟里撒上羊圈灰或鸡舍灰，用锄头和泥土拌均匀。我拿着一颗颗洋芋茛在小沟里种下，苗芽朝上，洋芋茛埋进土里，大约隔两虎口远就种一颗。亲婆再在上面洒上麦壳麦秸，以防霜冻。种下的洋芋茛不用浇水，也不用施肥。江南的洋芋茛长得快，

二三月种下，五月份就可以收获。收获的时候，亲婆拔去齐膝高的叶梗，我只要用锄头在小沟里一刮一拉，洋芋方便一颗颗滚出来，就像一窝窝的鸡蛋，有椭圆的，有正圆的，有大有小，颜色有黄、有红、有白，济济一堂。我捡起一颗颗洋芋，就像捡到一只只金蛋蛋，拿在手里，乐在心窝。后来，我到北方旅游，看到北方人种土豆是在土豆种上用刀捞出一个个芽，放在篮子里，就像一篮子蚕豆瓣，再一芽一芽地种在田里。直到秋季八月，那里的洋芋还在田里，白色或蓝色的花开成一片，还结出番茄样的果实。那里的洋芋春种秋收，生长期得经过漫长的三个季节，相比之下，江南的确得天独厚。

菜园里种一畦黄瓜是很有必要的。黄瓜生长期长，产量高，可以吃整个夏季。夏天吃黄瓜，清热解暑，甘甜解渴。种黄瓜，先要育好秧。好婆在门口向阳背风处挑上几担熟土，晒干爽，平出桌面大一块苗床。清明前后下籽育秧，除了育黄瓜外，还可以育长豆，早熟毛豆品种五月乌、六月白，茄子、辣椒……下籽后，上面覆盖一层草木灰，再盖上柴草保暖。育秧要早晚洒水，保持泥土湿润。不久，秧苗就能拱出地面，舒茎长叶。这时，我天天到苗床边观察，草木灰拱起来了，黄瓜的子叶顶着籽壳钻出了地面，子叶展开来，子叶中间添芯了……一天一个惊喜。天气也一天天暖和，菜花开了，蚕豆花开了。蚕豆花夹在叶窝里，像一双双小玉兔，长着一对对黑亮亮的大眼睛，非常可爱。蜜蜂嗡嗡歌唱，蝴蝶翩翩起舞，谷雨就到了。

亲婆不让我种瓜苗，瓜苗娇嫩得很，她怕我手脚不知轻重，碰伤了幼苗。我只得嘟起了嘴在旁边看她种，给她提秧苗的篮子。她种一段，我拎着篮子跟一段。

亲婆为了弥补我的缺憾，在菜园角落划出两张桌面大小的一块地，作为我的“自留地”，给我自由种植。自然，我种几窝甜瓜，一圈芦稷，几棵神仙葫芦，都是孩子喜欢吃的“獠狮食”，或者孩子喜欢玩的玩具。古人云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我种菜的手脚是亲婆手把手教的。俗话说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可这句话对我来说也只是说说而已，那时我还小，没有种植经验，种瓜往往结不了瓜，种豆往往生不出豆，常常没有收成。

亲婆在菜园里的时间很短，忙完后风风火火回家吃粥，她吃粥就像往喉咙里倾倒一样，转身就扛了锄头铁镢去生产队出工。

中午回家做饭也是亲婆的任务，做罢饭，看看上工的时间还早，就搬出纺车纺棉花。照亲婆的说法，“世上只有懒人，没有懒事，偷忙豁溜（吴语，挤出一点时间）就能把事做了”。

亲婆中午纺棉花是忙中抽空，分秒必争。大段的时间是在吃过晚饭后，这时左邻右舍来串门闲谈，大家讲得热闹，她借着如豆的灯光，“嗡嗡嗡”地纺棉花，就像给嘈杂的众言堂伴奏一样。

亲婆坐在小板凳上纺棉花，两脚前伸，一脚平直，一脚稍屈，右手摇曲柄，左手拿棉条，从锭子尖徐徐拉出线来，拉到身仰手直不能再后了，再轻轻俯下身去，让线自然绕在锭子上，再向后拉线，锭子上慢慢鼓起一个大包，这个线锤，我们叫它“纤只”。

亲婆纺棉花，不忘带好接班人。我个子还不满桌子高时，亲婆就教我纺棉花了。我人小手臂短，一手摇纺车曲柄，一手捏棉条，顾了这头，顾不上那头，两手张成“一”字形，像肩上挑着扁担。板凳上坐不得，只好站起来。线拉出来了，一会儿粗得像驴索绳，一会儿细成头发丝，粗粗细细，像吞食了蛤蟆的蛇肚皮。一会儿断了，一会儿拉不动了，弄得我六神无主。亲婆在旁边一个劲鼓励：“万事开头难，见惯不如摸熟，多纺多练，手里有了感觉，棉线自然能纺得又细又匀。”亲婆的话也真灵，一回生，两回熟，反复练习，我终于会纺纱了。人小站着，一手摇曲柄，一手拉棉线，大人坐着纺，拉得再长也只能拉个半个人体位，而我站着，可以退两步，能拉一米来长。上前一步绕在“纤只”上，退后一步拉纱线。亲婆看我别出心裁的纺纱样子，笑着说：“这叫‘人小鬼大’。”

亲公“骨碌碌碌”吸着水烟，虽然桌上有煤油灯，但他还是“扑扑扑”地吹火纸卷。看着祖孙两人纺棉花，亲公就说应该再叫上几个邻居，一起来“借光”纺棉花。问他老人家什么叫“借光”，他就讲“借光”的典故。

古时候江南妇女很辛苦，白天地里干活，晚上聚在一起绩麻。照明的蜡烛，各人轮流供给。有一个女子家里穷，买不起蜡烛，大家便商量把她赶出去。这位女子说：“我穷，买不起蜡烛，所以，我每天早一点来，为大家扫干净房间，铺好席子。这间房间用一支蜡烛，你们用不了那么多光亮，我来借光，又为大家干了些事情，为什么还要赶我走呢？”妇女们商议了一会儿，认为她说得对，便让她留下来借光干活。

母亲、亲婆白天田里干活，夜里家中纺棉花，原来古代的妇女就是这